

Hun Yin De Cuo Wei

婚姻的

错位

只要他多求我一次，也许今天这个新房
睡的不是她，而是我，我睡在这里她回来
怎么办？没事，我就是要让他看见。

青海人民出版社

婚姻的错位

安 晓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婚姻的错位

安晓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海新华书店经销 青海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印张：13 字数：31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5-01162-6/I·251

定价：19.80 元

内容提要

南或是一个遨游于女人堆里的滥情主义者，都是个因此而成名为诗才，然而他没有因得名去刻意正视人生，仍然任意纵情，他的愚昧在于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一味在爱情里寻找幻想、刺激、自由与粮食，或者说他一生寻找的只有爱，但醒悟不了爱的真谛是什么。

谁错谁对？人活着为了是什么？读者，请看此书吧！

目 录

第一章	酝酿情谊	4
第二章	恣意幻想	7
第三章	顽愚之恋	11
第四章	扭曲雄辨	18
第五章	爱欲在爱中	20
第六章	母爱催情记	26
第七章	寡妇偷“情”	28
第八章	写作交易	45
第九章	热恋三枝花	46
第十章	相亲	52
第十一章	第四枝花	55
第十二章	痴迷美女	66
第十三章	妒嫉与痛苦	73
第十四章	婚变	85
第十五章	失爱之痛	91
第十六章	性的启蒙	97
第十七章	亲情性骚扰	107
第十八章	谁是第三者	119
第十九章	混沌婚姻	122
第二十章	免丝附女梦	129
第二十一章	繁殖爱情	131
第二十二章	老婆的翅膀	136
第二十三章	寡妇的钱罐	138
第二十四章	强颜欢笑	142
第二十五章	背叛婚姻	149

第二十六章	期待肉体	160
第二十七章	离婚? 荒谬	165
第二十八章	碰壁人生	170
第二十九章	体会人生	177
第三十章	逃避现实	183
第三十一章	情人的泪	198
第三十二章	地狱的明天	209
第三十三章	清清白白	212
第三十四章	平衡良心	221
第三十五章	过滤性与爱	224
第三十六章	跨越深渊	247
第三十七章	才子得意	252
第三十八章	牺牲清高	255
第三十九章	女人的苦	260
第四十章	男娼女盗	277
第四十一章	赠送妻子	283
第四十二章	偶得“美人焦”	289
第四十三章	婊子、流氓	300
第四十四章	我要离婚!	305
第四十五章	寡妇念经	307
第四十六章	刺激性障碍	311
第四十七章	滥情的教训	320
第四十八章	满城风雨	322
第四十九章	愿意做奴隶	325
第五十章	一场暴风雨	330
第五十一章	自我慰藉	334
第五十二章	桃花运	336
第五十三章	以德报怨	340
第五十四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	345
第五十五章	女锅氏的错	345
第五十六章	爱的沦陷	358
第五十七章	寡妇之花	359
第五十八章	最后一刻	375



南或：一个风流的业余作家



叶小昙——南或的情人，一个有才华，漂亮的广播员，田大光的妻子。



蓝桂桂：南或的妻子，为南或发表作品差点失身

第一章 酝酿情谊

我们从A城出发。我们骑着两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我骑的是生产牌的，叶凯骑的车根本没有牌子，看车型大约是双喜牌吧，一路乱响。

在五十里外，叶凯有一位朋友在那里放蜂。地里油菜长势很好，他摇了一桶又一桶花蜜。昨天他捎了话来，让我们带一张嘴，再带几个瓶子，来吃蜜，装蜜。放蜂的人慷慨大度使我们一路上谈笑风生，满怀豪情。

西北方原野广阔得出奇。并不平坦，一块一块渐渐隆起，像孕妇的大肚皮。当我们的车子碾过这些鼓囊囊的黄土丘。轮胎下甚至有一种痛苦而又骄傲的颤震感，仿佛要裂开来分娩新的黄土丘。小路两边到处都是野花、更多的是车前草，辗得轮胎都成了绿的。由于是上坡，车子咯咯轧轧的响声更大了。叶凯弓着腰，撅着屁股，踏得十分起劲。我也不示弱，觉得这个下午有些醉意，觉得远处的黄澄澄的蜂蜜在殷勤地召唤。

天空多云，有点阴沉沉的感觉。云薄处白光闪射，云黑处却有很多雨意。风湿漉漉地吹着，吹得彻心彻骨，吹得人感慨万千，尤其是下坡的时候，车子向下一溜的滑翔，风好像突然有了某种硬度，在额头上碰得啾啾作响，纽扣也逐渐被风解开，鼓得像大鸟的翅膀……速度越来越快，人渐渐飘飘欲仙了……

前面的油菜地边，出现了一排排蜂箱。头顶的蜂群乱轰乱嗡，有几只蜂很清脆地碰到我的额头上，碰得弹了开去。大概以为我是故意恃强凌弱，又愤怒地飞了回来，翅膀的响声变得格外

凌厉，它们是找我玩命的，因为蜜蜂蜇了人自己也要死，但它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连死也蔑视了。我蹬着车向前飞逃，无意中又用额头撞了许多蜜蜂。

到了蜂场。我仍惊魂未定，因为头顶乱飞的蜜蜂更密集，嗡嗡声更震耳。三个养蜂人走过来，热情地招呼我。他们全都光着上身，笑得很憨很傻。我和叶凯也笑得很憨很傻。蜂群的聒声渐渐小了，渐渐听不见了。谈话间隙间，偶而又能听见那强大的嗡嗡声，但好像已没有了敌意。

叶凯和养蜂人很熟。他们坐在小帐篷前面聊天。我坐在一旁听，因为等会儿要吃人家的蜂蜜，便不时地插进几句，随声附和。但他们反应冷淡，似乎并不注意我。他们和叶凯聊得很起劲，很幸福。我只好呆坐在一边等着吃蜂蜜。

这时养蜂人正好揭开蜜桶，给我们两个人的碗里舀了大半碗蜜。蜜汁粘稠，上面有些白泡沫，还漂着几只死蜂。阳光似乎很厚。涂过每个人的头颅、胸膛，也涂过每个人端着的蜂蜜碗。蜂蜜变成了红黄色的辉煌。我有点小小的不快，觉得养蜂人不将碗舀满，似乎有点儿吝啬。

“你们也吃一点。”开吃前我朝养蜂人谦让了一句。他们笑了笑，摇了摇头。事后叶凯告诉我，他们关于蜜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大相径庭，他们吃蜜已经吃腻了。

吃着吃着，那香味甜味渐渐发酸发蜇，还剩下小半碗，就不想吃了。后来叶凯说，蜂蜜食沉，吃多了肚子要疼。这时候，我才知道养蜂人向我们舀蜜时其实是很豪放的。

我吃不了，他们却一个劲地说：“那么一点点，吃完，吃完！”而我真的已经吃不了。

他们拿起我们带来的两个大瓶子，用勺子灌满了蜜，挂在我们的自行车车头上。然后无所谓地挥了挥手，送我们走。

天色已经黑了，距 A 城却还有三十多里。乌云满天，没有一点儿星光，夜黑得像没有缝隙的固体。我们不是在行路，而是在和夜碰撞。路面几乎看不见，前面三米外，黑得糊里糊涂，谁知道是高山还是万丈深渊！所以不敢骑车子，摸索着慢慢地走。在夜里，丘陵、树木、石头迷离恍惚。黑幕重重，似乎一切死物都变成了活物，都在默默酝酿着重大的阴谋，仿佛一场可怕的搏杀就在眼前……人和大自然，和树木花草在白天的那种友爱感、亲密感、和谐感全消失了。朦胧不清创造幻觉，创造恐怖，人和自然之间相互误会，相互戒备和不信任……在夜间，任何督智者的思想都变得十分荒诞。

面对黑夜，我和叶凯之间不深的友谊变得深厚无比；面对黑夜，我们牢固地建议起人的联盟。团结我们的不是我们，而是环境。

前边忽然出现了许多灯光，是一个村庄。我觉得那些灯光十分亲切，十分温暖，也十分鼓舞人心。叶凯说，这村子里有他的一户亲戚，可以去借宿一晚。叶凯一路上都有说话，但这句话却说得十分响亮，悦耳。我连忙表示同意。

这家亲戚很穷，两间杂木椽单背房，一间做厨房，另一间睡人。一张六块炕盘的炕睡着四个人，姑父、姑母还有一儿一女。女儿还小。叶凯就挤在那炕上睡。我是生客，叶凯的姑母过意不去，去隔墙家替我借了一间房子。

晚饭端上来了，是红苕糊糊，又粘又甜，喝在肚子里滚热。我忽然有了一种很幸福的感觉，似乎从这碗红苕糊糊里喝出了人世的温暖。我生性敏感，极容易沮丧又极为易兴奋，有时一件小事，也会使我生出许多感叹。

就因为这一晚借宿，整个地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第二章 恣意幻想

这户邻居只有母女二人。

母亲年迈，老态龙钟，皱纹松弛得像网兜似的。女儿正当豆蔻年华，略胖，十分饱满，肌肉光辉闪烁。两眉间隔宽大，眉下压着一双略略眯小的妙目。据命相家说，这种人性格平衡，心胸宽大。

那眼似乎永远也不会睁大，黑眼仁遮在上下眼睑之间，晶莹闪亮，像两滴不规则的黑水，看人时似嗔非嗔，似喜非喜，深藏不露，捉摸不定，有一种很神秘的魅力。她一点儿也不像农村女子。

母亲很善良，半坐在炕边和我说话。对于生客，说话拉家常也是一种礼貌。女儿给我端了一杯水，放进两疙瘩黑糖，用勺子匀开。然后靠在桌子边上，有时候笑一笑，却并不说话。一只右手老插在裤兜里。

后来叶凯告诉我，她是在城里的舅家门上长大的。

由于这女子在场，我从疲倦中亢奋起来，说话流畅，用语巧妙。我始终面对她的母亲，然而心灵却面对着她。她也并不看着我，而我却觉得她一直在看着我。我们都用假象欺骗那位好心的老人，也互相欺骗。

我和她之间有一股源源不断的激情。尽管我们只认识了半个小时。

老人说：“时间晚了，你睡吧。”

老人走出去了，那女子却不走。老人二次返到门口，略略有些生气，说：“走吧，让客人睡！”



他：南或面对她忽然有一种极想去亲近她，占有她的欲望

那女子头也不抬，淡淡地说：“你走，你先走。我一会儿就来了。”老人叹了一口气，走了。

她留着，却不说话，用左手拇指指甲挖着中指指甲（右手仍插在裤兜里），很悠闲。我望着那个饱满的甚至有点肥胖的面庞。面庞在灯光下侧着，边沿处被灯光照得如虹如霓，我甚至都能看清那一圈儿绒绒的汗毛。而睫毛，像一排尖锐的金针。我忽然有一种极想去亲近她的饥渴。但她似乎极平静。这平静显出她的纯洁和浪漫天真，而我的激情似乎成了对她的不恭和欺凌。我开始自愧，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她忽然说：“你下来。”

我笨拙地跳下炕，站在一边。

她敏捷地往炕沿上一跪，蹬掉鞋子，拿起笤帚，刷刷地扫炕，将单子的折绌处扫得十分平展。然后哗啦一声铺开被子。

她跳下炕，两只脚刚巧落在鞋里。她用这小小的绝技显示了她地敏捷和精干。

然后轻轻带上门，走了出去。

我松了一口气，有点儿茫然。我脱了鞋，坐在炕上，心里有种孤单感，甚至觉得夜里一定很难熬。

门忽然又被推开了，那女子又进来了，脸皮红烫。我连忙又跳下炕，表示自己还没脱衣睡觉。她手里提着热水瓶，放在桌子上。又拿起茶杯，倒了一杯，挨近我的桌沿儿上，转过身，拉上，又走了。

她究竟是礼貌还是多情？

我脱了衣服。灭灯睡觉。但我没有关上门，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去关门？也许幻想今晚悄悄溜进来吧？我骂自己存心不良，思想卑鄙，但仍没有决心去关门。我感觉到了心灵的暗，和窗里窗外的夜色一样黑暗。但这黑暗是一种不可抑止的激情。这

激情产生我生命的深渊。但我知道这激情并不是爱情，它只是异性之间相互吸引的电火而已。

我幻想她会走进来。

夜色里，我能嗅见她有芬芳，我能触摸到她的结实而富有弹性的肌肤，我真想把我变成一支箭，射进她的骨骼。世界上没有了我，也没有了她，我和她合而为一。这就是我此时的可恶的疯狂。

心灵在喧响，夜却静极了。整个世界无声无息。但不久，我听到院子里的脚步在响。是她的脚步声，没错！我极其兴奋又极其紧张。她朝房子走来了！幻想即变成现实！但我忽然又变得十分怯懦：她母亲睡着了没有？一定没睡着，她正盯着她的背影吧？女儿进来后，老人一定会喊叫起来……那时我何以有脸见人……从此，在每一个人面前，哪怕是在一个小孩面前，我都会灰溜溜地抬不起头……人们会嘲笑我，会在背后拿我作最开心的新闻材料。见到我时，口是不言，但眼睛里那丝讥讽挖苦的目光，却像烙铁一般，能烫得灵魂冒烟！

她进来后，我要申斥她，要她立刻出去！

然而我又怕的臂膀，在她进来后会不自觉地拥抱她；又怕我的嘴巴，在她进来后会不自觉地亲吻她，并说出一连串甜蜜的傻话。

但她并没有朝房子走。

一切不过是傻想罢了。

脚步声悉悉卒卒，有时候踏折一根干柴，发出震耳的脆响，时近半夜，她在院子里干什么？徘徊什么？

难道她在等待？

她不会那么傻，推开我的门时。她只会走一半儿路，另一半儿要靠我自己走。她在院子里等待我，等待我走出去和她会合。

我极想走出去，实际上却躺着一动未动。

幻想是一回事，实际是另一回事。

但她已经行动了，她不是已经等在院子里吗？她比我更大胆。她可经装作在院子里捡柴禾，或寻一件丢失的东西……借口就是策略。男人是蛇，在爱情上女人比男人更狡猾……实际上，她的一切被动都是为了迎接主动，她等待我接近她，猛不防去搂抱她，然后她就装作受惊似的轻轻惊叫一声，接着便一声不响，扮演一个受难者听任我的恣意妄为……

心花怒放的夜晚！

心灵在瞬间会编出一千个故事。

后来，我才听清她是在院子里揽柴禾，再后来又听见她在洞口开在屋外面地炕洞里为我烧炕。虽说是五月，山区的夜还是很冷的。她这是第二次烧炕，大约是怕炕半夜冷了。窗外面一片艳丽的火光，将我刚才那些荒唐的幻想烧成了灰烬……

第三章 顽愚之恋

尽管我行为端正，没有任何超越着道德规范的行为，但我仍恐惧自己是一个好色之徒。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了解我思想的深渊。我对女性特别敏感，我甚至挚爱大街上每一个漂亮的女人。那些和我年龄相当的姑娘，每站在我面前，和我聊聊天、拉家常时，我都会十分劳促、紧迫、慌乱。我十分讨厌自己这一点。我怕女人，主要是怕我爱她们。

有一次，我去北部山区一所很简陋的窑洞小学，那里有一位男教师是文学爱好者。那天中午他恰好不在学校。我见到的只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说他到县城替学生买练习簿去了，午饭时